

主編

陳永正

副主編

呂永光

蘇展鴻

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

上

中山大學出版社

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

圖書在版編目 (CIP) 數據

屈大均詩詞編年箋校/陳永正主編; 呂永光、蘇展鴻副主編. —廣州: 中山大學出版社, 2000.12

ISBN 7-306-01749-7

I. 屈… II. ①陳… ②呂… ③蘇… III. 詩歌 - 作品集
- 中國 - 清代 IV. I222.749

中山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

(地址: 廣州市新港西路 135 號 郵編: 510275)

電話: 020-84111998、84037215)

廣東省新華書店經銷

廣東省廣州市番禺區番禺日報印刷廠印刷

(地址: 廣東廣州市番禺市橋鎮平康路 41 號)

郵編: 511400 電話: 020-84616714、84610285)

850 毫米 × 1168 毫米 32 開本 46.875 印張 1080 千字

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200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數: 1-2000 冊 定價: 98.00 元 (全二冊)

前言

一

屈大均（一六三〇—一六九六），明末清初廣東著名詩人。與陳恭尹、梁佩蘭并稱爲『嶺南三大家』。大均初名紹隆，字翁山，又字介子，自號泠君、華夫。番禺人。其父屈宜遇是位喜愛讀書的民間醫生，對大均教育督責甚嚴，『日誦不問何書，必以數千言爲率，親爲講解，弗以諉之塾師也。家貧，每得金，必以購書。』（《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》）大均天資聰穎，讀書過目成誦，十四歲能文，十五歲能詩，與同里諸子結爲西園詩社。十六歲補南海縣學生員，並得到同鄉釋函昞的介紹，從陳邦彥（陳恭尹之父）讀書于粵秀山。這時，大均學到的不僅是詞章之學，兼有經世致用的軍事政治知識。他在《秋夜恭懷先業師贈兵部尚書巖野陳先生并寄世兄恭尹》一詩中，回憶當時讀書的情形，傾吐了自己的遠大抱負：『憶昔從師粵秀峰，授經不與經師同。卑闔陰謀傳鬼谷，支離絕技學屠龍。小子生年方十五，意氣飛騰思食虎。……』

一六四七年一月，清兵陷廣州。其父告大均曰：『自今以後，汝其以田爲書，日事耦耕，無所庸其絃誦也。吾爲荷蓀丈人，汝爲丈人之二子。昔之時，不仕無義，今之時，龍荒

之有，神夏之亡，有甚于春秋之世者，仕則無義。潔其身，所以存大倫也，小子勉之。」（《先考澹足公處士四松阡表》）同年春，陳邦彥起兵高明山中，以水軍先攻順德，約陳子壯起兵南海，張家玉起兵東莞，黃公輔起兵新會，互爲犄角。四月，邦彥出兵攻高明。屈大均從兄士燦、士煌激于義憤，破產從軍，初入羅浮，糾合數千壯士，往來相約。這年，大均十八歲，身懷捐軀報國之志，參加邦彥發動的軍事鬥爭，「予時當一隊，矢盡猶爭先。」（《維帝篇》）未幾，合攻廣州，不克。子壯走高明。邦彥走清遠，據城死守，城破後，猶率師死戰，身被三刃，投池自殺未果，被執送廣州，不屈而死。子壯、家玉也先後遇害。國難師仇，在大均的心靈裏影響至大，遂堅志不仕。他在《死事先業師贈兵部尚書陳巖野先生哀辭》中云：「有弟子兮後死，曾沙場兮輿尸。抱遺弓兮哽咽，拾髮齒兮囊之。憤師仇兮未復，與國耻兮孳孳。早佯狂兮不仕，矢漆身兮報之。」

一六四八年五月，清將李成棟反正，派員聯絡永曆政權，共商抗清之舉。不久，永曆帝朱由榔自廣西桂林遷回肇慶，抗清形勢，遂見好轉。翌年，大均赴肇慶行在，上《中興六大典書》，經大學士王化澄引薦，將授以中秘書之職，大均值父病篤，倉卒辭歸。是年冬，父病逝。一六五〇年，清兵再陷廣州。大均爲逃避清廷壓迫，乃削髮爲僧，事函昱于番禺縣雷峰海雲寺，法名今種，字一靈，又字騷餘，以所居爲『死庵』。其《死庵銘》云：「日死于夜，夜死于晝。吾如日月，以死爲壽。晝夜之死，非日月之否。欲晝夜之生，須晝夜之死。」表示其誓死不爲清廷所用之意。實際上，大均投身佛門，是爲了隱蔽行藏，等待時機，東山

再起。

一六五七年，朱彝尊至粵，北歸時持大均詩遍傳吳越間。秋，大均度嶺北游。明年春，至京師，求明崇禎皇帝自縊所在，痛哭失聲。東出榆關，周覽遼東西形勢，吊抗清名將袁崇煥故壘，賦出塞及塞上曲而還。又流連齊魯吳越間，冀有所作爲。一六六〇年抵會稽，讀書祁氏山園。時魏畊亦客祁氏，大均與魏畊等共謀匡復大計。畊有大志，曾秘密致信鄭成功，謂海道甚易，南風三日可抵京口。後鄭成功和張煌言合兵攻入長江，圍南京，收復江南四府三州二十四縣，北方人民聞風而動，抗清鬥爭呈現出一派大好形勢。惜成功後來輕敵失利，退回廈門，清廷偵知這次事變，魏畊和大均都曾參與，指名搜捕。魏畊被殺，大均避居桐廬。一六六一年，緬王爲討好清廷，執永曆帝及其眷屬于吳三桂軍前。明年，永曆帝和太子被殺於雲南昆明城內，永曆王朝覆亡。然大均仍奉永曆正朔，以表抗清之志。是年，大均謁宋謝翱墓于富春山麓，爲文《粵謝翱先生墓表》以寄興亡之痛。歸抵番禺，蓄髮還儒。

一六六五年春，北上至南京，由南京再度北游。在秦晉，他會見了顧炎武、李因篤、朱彝尊、王弘撰、顏光敏、沈荃等名士，在這些人中，最著名的，是顧炎武、李因篤、朱彝尊三人。顧炎武，字寧人，號亭林，江蘇昆山人。明末清初著名的思想家、文學家和音韻學家。當清兵南下時，曾與歸莊、吳其沅起兵抗清，失敗後流寓四方，六謁孝陵、思陵，遍游華北，考察山川形勢和邊防地理，最後卜居陝西華陰，墾田集資，爲匡復大計做準備。大均于一六六六年春在太原會見了他，此時他將與李因篤集資墾荒于雁門之北，與大均同行。他

倆從小都受到愛國主義的思想教育，同時經歷家國破滅的巨痛，志趣相投，奔走于絕塞千山，傾杯痛飲，同爲十日之歡，結下了深厚的情誼。顧炎武寫了《屈山人大均自關中至》一詩，記敘了與屈大均太原之會的欣慰心情，鼓勵屈大均學習屈原愛國愛人民的高尚情操。顧炎武死後，大均曾經寫詩表達他對顧炎武深沉的懷念：『蒼松歲晚孤生苦，白鷺天寒兩鬢華。』（《哭顧寧人》）這不僅是贊揚顧炎武自始至終能够保持民族氣節，也是屈大均自己懷抱和經歷的真實寫照。顧炎武的志向、人格和學問，對大均的影響至深，故顧炎武死後，大均反覆爲詩，致其哀慕之情。李因篤，字天生，更字子德，陝西富平人。在明末清兵入侵時，曾走塞外求訪勇士，共謀報國。朱彝尊，字錫鬯，號竹垞，浙江秀水人。是當時著名詩人，曾與大均參加魏畊之謀，共圖恢復。雖然，李、朱兩人晚節不保，但他倆早年也爲抗清事業奔走過，與大均有共同點。朱彝尊對屈大均也是了解的，他在《九歌草堂詩序》中說：『……予友屈翁山爲三閭大夫之裔。其所爲詩，多愴愴之言，矚然自拔于塵壒之表。蓋自二十年來，煩冤沈菴，至逃于佛老之門，復自悔而歸于儒。辭鄉土，涉塞上。走馬射生，縱博飲酒。其儻蕩不羈，往往爲世俗所嘲笑者，予以爲皆合乎三閭之志者也。嗟夫！三閭悼楚之將亡，不欲自同于混濁，其歷九州，去故都，登高望遠，游仙思美人之辭，僅寄之空言，而翁山自荆楚吳越燕齊秦晉之鄉，遺墟廢壘，靡不攬涕過之。其憔悴枯槁，宜有甚焉者也……翁山歸自雁門，將築室南海之濱，題曰九歌草堂，而先以名其詩集。予與翁山相遇南海，嗣是往來吳越，十年之間，凡所與詩歌酒宴者，今已零落殆盡，至竄于國殤山鬼之林，散棄原

野。翁山吊以幽渺淒戾之音，仿佛乎九歌之旨。世徒嘆其文字之工，而不知其志之可憫也。予故序之，以告後之君子誦翁山之詩者，當推其志焉。』這說明朱彝尊對大均的深刻了解。『當推其志』四字十分中肯。大均詩歌處處洋溢着強烈的民族精神，閃耀着愛國主義的光輝，這與朱彝尊青少年時代強烈的民族意識是一致的。惟其如此，大均把朱彝尊引爲至友，贊美過他的高節。顧炎武、李因篤、朱彝尊等的言行，特別是顧炎武堅持民族大義、抗清報國的精神對大均的影響是相當大的，大均的詩文中也反覆談到他們之間的友誼。

李因篤盛贊屈大均的才華，把他介紹給代州參將趙彝鼎，大均因此得以娶故榆林都督王壯猷之女爲妻，因字之華姜，自號華夫。一六六八年，携妻出雁門，歷大同、宣化，再游京師，謁十三陵。翌年至南京，淹留吳越之間，八月歸故里。一六七三年，吳三桂率所部抗清，大均上書言兵事，以廣西按察司副司監督孫延齡軍于桂林。大均從軍目的，在于匡復故國，而吳三桂却另有野心，無匡復大志，大均大爲失望，寫了《松上蘭》一詩，抒發其矛盾和憂鬱的心情。不久托病辭職，回歸故里。三桂兵敗，大均恐受牽連而遭迫害，携家避地南京，一六八二年復歸番禺。次年八月，成功之孫克塽以臺灣降清，大均作《感事》詩四首抒發其心中悲憤。自此以後，過着半隱居的生活。一六八五年，兩廣總督吳興祚招屈大均與王士禎等飲于端州石室巖時，吳、王欲疏薦屈大均，屈大均以著書未竟婉拒。當時清朝統治已經鞏固，恢復已經無望，在他的朋友中，像顧炎武等志同道合的愛國志士已經去世，而朱彝尊、李因篤等都先後出仕清朝，能否一如既往，保持民族氣節，這對他來說，是嚴峻的考

驗。他不爲吳、王的疏薦而動搖，很能說明是矢志不移的。『興廢久知他日事，清高終立故人朝。』（《夜泊大濠作》）始終保持高度的民族氣節。他中年以後致力於廣東的文獻、方物和掌故的收集和編纂工作，他在其編纂的《廣東文選》『自序』中說：『嗟乎，廣東者，吾之鄉也。不能述吾之鄉，不可以述天下。文在吾之鄉，斯在于天下矣。惟能述而後能有文，文之存亡，在述者之明，而不徒在作者之聖。吾所以爲父母之邦盡心者，惟此一書。于先哲之文如桑與梓，存者爲先哲顯其日月光華，刪者爲先哲藏其珠玉瑕類，是吾之所以恭敬也云爾。』一顆熾熱的愛國愛鄉之心，于此可見。屈大均時刻思念報效鄉邦，以收集和整理鄉邦文化典籍爲己任，他編成《廣東文選》，後又在此基礎上擴大篇幅，增加內容，編纂《廣東文集》，使嶺南文化發揚光大。他撰寫的《廣東新語》，通過實地考察，博采見聞，掌握大量的第一手材料，同時『考方輿，披史乘，驗之以身經，徵之以目睹』，內容翔實，通俗生動，不愧爲鄉邦文化的瑰寶。

屈大均晚年生活窮困，靠賣文務農以及朋友的接濟度日。著有《翁山文外》、《翁山詩外》（含《騷屑詞》）、《翁山易外》、《皇明四朝成仁錄》，以及上述的《廣東新語》，合稱『屈沲五書』。屈大均是一位有民族氣節、有高度傳統文化修養的讀書人，他處在民族災難深重的時代裏，面對清兵入關之後的焚燒殺掠，心中無比悲憤，立下抗清報國志願。他的父兄、老師和朋友都給他以深刻的影響，當清兵攻陷廣州之際，他的父親告誡他要潔身自好，他的從兄士燦、士煌都積極投身到抗清鬥爭中去，以身報國。大均曾說：『予沙亭屈氏，舉宗

千有餘人，然志同道合，窮苦不移，在兄惟白園（士燦）、鐵井（士煌），在弟惟予。兄爲有鬲之遺臣，弟亦青盲之義士。三人者，旦夕相依，靡間生死。」（《仲兄鐵井先生墓表》）他的老師陳邦彥，奮勇抗清，死事壯烈，他在《陳巖野先生哀詞》裏，淋漓盡致地描述其老師爲國捐軀的情形，充分表現了要把國耻師仇一起申雪的凌雲大志。他的朋友顧炎武等的高風亮節對他也有很大的影響。爲實現自己的抱負，他一邊積極從事反清的政治活動，一邊運用詩文揭露清朝統治者的罪惡，抨擊其種族迫害的政策，如《菜人哀序》：「歲大饑，人自賣身爲肉于市，曰菜人。有贅某家者，其婦忽持錢三千與夫。使速歸，已含淚而去，夫迹之，已斷手臂懸市中矣。」又如《自代北入京記》：「日未暮已趨店宿，店旁頗有土窰，民居其中，所食者苦菜燕麥窩窩，所爨者沙蓬，貧嫗以石炭御寒，有生長不識布者。」描述在滿族貴族的血腥統治下，人民極端痛苦的生活。《猛虎行》、《大同感嘆》、《雷女織葛歌》、《民謠》等詩作對滿族貴族的殘酷統治作了無情的揭露。面對滿族的暴行，作者堅持民族立場，滿懷激憤，誓死與清朝統治者作鬥爭。『戎馬平生志，如何怨苦辛。』（《邊思》）『苟能拯水火，何辭七尺軀。』（《贈友人》）表示作者決心馳聘沙場，爲國捐軀。其它如《登潼關懷遠樓》、《同杜子入秦初發滁陽作》等詩作都表示誓不降清，要爲抗清志士大力褒揚，在他的詩文中，有許多是記叙抗清志士的英雄業績的，如在《吳端烈先生哀辭》中歌頌在海南起兵抗清的吳履泰志士；在《周秋駕六十壽序》中贊揚夏完淳『忠而且孝，天地之所賴以長存，日月之所賴以不墜，江河之所賴以無窮，乃在一成童之力。』至于他的老師陳邦彥，更是備極推崇。此

外，顧炎武、黎美周等，是他平生景仰的抗清志士，在他詩文中多次表示其仰慕之情。他的《皇明四朝成仁錄》一書，更是集中頌揚抗清死節的人士。

屈大均生活在明清交替之際，正是我國封建社會階級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銳、複雜的時代。他的少年時代，是在腥風血雨中度過的，他目睹清兵的暴行，身歷家國破滅之痛，種下了愛國主義的思想根苗。『予少遭變亂，溝壑之志，積之四十年。』（《屈沱記》）慨然以身報國，至死不改初衷，表現出堅定的民族氣節。

二

屈大均作品中抗議種族迫害，揭露清朝統治者的暴行，反映民生疾苦的詩作，占有一定的份量。這類詩作體現作者嫉惡如仇的性格，以及對勞動人民疾苦的關注和同情。他的《猛虎行》一詩寫道：

邊地不生人，所生盡奇畜。野馬與駱駝，駒駝及駝鹿。獐羊千萬頭，人立相抵觸。上天仁衆獸，與以膏粱腹。變化成猛虎，食盡中土肉。哮吼一作威，士女皆股慄。廣南人最甘，肥者如黃犢。猛虎縱橫行，饜飫亦逐逐。朝飲惟貪泉，暮依惟惡木。人皮作穢裘，人骨為箭鏃。人血充乳茶，脂膏雜紅曲。子狗有爪牙，攫搏苦不速。惡性得自天，北牡日孳育。在天為貪狼，在地為葷粥。人類日已盡，野無寡婦哭。隆冬不患饑，弱體亦旨蓄。多謝上帝仁，猛虎享天祿。為獸莫為人，牛哀得所欲。

這是作者早年的詩作，描寫清軍在南方的血腥暴行。詩中把清軍比喻爲吃人的猛虎，他們四出擄掠，魚肉百姓，『人血充乳茶，脂膏雜紅曲』，面對清軍的野獸行徑，作者發出了『爲獸莫爲人』的悲憤呼號。作者的另一首詩《大同感嘆》描寫的是北方人民在清朝統治者壓迫底下情形，詩云：

殺氣滿天地，日月難爲光。嗟爾苦寒子，結髮在戰場。爲誰饑與渴，葛屨踐嚴霜？朝辭大同城，暮宿青燐傍。花門多暴虐，人命如牛羊。膏血溢槽中，馬飲毛生光。鞍上一紅顏，琵琶聲慘傷：『肌肉苦無多，何以充君糧？』踟躕赴刀俎，自惜凝脂香。

作者一六六八年經過山西大同時寫下的這首詩，描寫清朝統治者的屠殺和掠奪給大同人民帶來的巨大不幸：男人強征上戰場，婦女被殺充軍糧。傾吐了作者對清軍血腥暴行的憤慨之情。《綏德城下作》、《大都宮詞》、《邊詞》等從不同的側面反映了勞動人民在戰亂中飽受的痛苦。他寫的《民謠》：『白金乃人肉，黃金乃人膏！使君非豺虎，爲政何腥臊！』運用接近民間的口語，深刻地揭露了貪官污吏的豺狼本性。《徭歌》則在描寫徭族人民生活習俗的同時，揭露了清朝統治者對他們的掠奪：『官催刀稅到蘭和，絕嫩鹿茸先納貢！』

屈大均一方面揭露清朝統治者對漢族人民的殘酷剝削和壓迫，另一方面又謳歌反抗民族壓迫，維護民族尊嚴和自由而抗清死節的仁人志士。徐嘉炎在《道援堂詩集序》中云：『翁山少值流離，方袍圓相，走燕、秦、齊、晉諸地。所歷殘墟遺壘，重關古戍，……酒酣耳熱，縱談古今興衰治亂忠孝節烈之事，往往吟情勃發，千言會赴。……憶自辛丑歲，翁山始

至禾，偕竹垞同年訪余南州草堂，論詩說賦，語及甲申來死事諸公，燭花紅淚，與目睫交映。』憑吊故壘，縱談忠烈，發爲長歌，其《舊京感懷》云：

羽翼秋高未奮飛，移家偏向帝王畿。文章總爲先朝作，涕淚私從舊內揮。燕雀湖空芳草長，胭脂井滿落花肥。城邊亦有陰山在，怪得風沙暗翠微。

內橋東去是長干，馬上春人擁薄寒。三月風光愁裏度，六朝花柳夢中香。江南哀後無詞賦，塞北歸來有羽翰。形勢只餘抔土在，鍾山何必更龍蟠。

他目睹燕雀湖上到處是荒草，胭脂井裏填滿了落花，而胡騎驕縱，天昏地暗，回憶昔日京城繁華，黯然神傷！自己空有一副熱血心腸，對着一抔黃土，報國無門，何等悲傷！他的《過礪州崖山吊永福陵》詩，對南宋死難的君臣，極表哀悼之情。面對匡復無成，前途渺茫，怎不百感交集？然而作者并未因抗清鬥爭的失敗而消沉下去，他的抗清意志非常堅定。縱使抗清事業不成功，而自己的錚錚骨氣，千古永存。《春山草堂感懷》之八就表現了他不顧個人安危，用詩文與清朝統治者作殊死鬥爭的堅強意志：

慷慨干戈裏，文章任殺身。尊周存信史，討賊托詞人。素髮存三楚，愁心歷九春。桃花風雨後，和淚共沾巾。

作者一生中寫下大量的充滿強烈反清情緒的詩文，抒發了他的愛國情思。爲此，是會招來殺身之禍的。但是他無所畏懼，仍然堅持以明朝爲正統，拿起筆杆子和敵人作鬥爭。

屈大均自己堅決抗清，把抗清的志士引爲知己。其中最突出的要數顧炎武：

雁門北接恒山路，爾去登臨勝概多。天上三關橫朔漠，雲中八水合渾河。飄零且覓藏書洞，慷慨休聽出塞歌。我欲金箱圖五岳，相從先向曲陽過。（《送顧寧人》）

這是屈大均在太原會見顧炎武，臨別時的贈詩，詩中表現了他倆爲實現匡復大計而奔走絕塞千山之間的壯闊情懷。顧氏死後，大均又寫了《哭顧寧人徵君炎武》等詩，充滿了同志間的深厚感情。無他，顧氏有着遠大的抱負，崇高的人格，對大均影響很大。故顧氏死後，大均反復爲詩，備致哀慕思念之情。

大均不斷抨擊清軍的暴行，而對於南明弘光政權的昏庸腐敗，也是深惡痛絕的，如《揚州感舊》：

往日蕪城困，君臣總不知。頻飛丞相疏，不遣靖南師。薊北天崩後，江南穴門時。血書三四紙，讀罷淚如絲！

弘光政權內部矛盾重重。極度混亂，清軍乘虛而入。作者在揭露弘光政權同室操戈的同時，禁不住流下悲酸的淚水。

屈大均有着強烈的愛國主義熱忱，他對西方殖民主義的侵略陰謀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性，如《澳門》：

廣州諸舶口，最是澳門雄。外國頻挑釁，西洋久伏戎。兵愁蠻器巧，食望鬼方空。肘腋教無事，前山一將功。

南北雙環內，諸番盡住樓。薔薇蠻婦手，茉莉漢人頭。香火歸天主，錢刀在女流。築城

形勢固，全粵有餘憂。

山頭銅銃大，海畔鐵牆高。一日番商據，千年漢將勞。人惟真白氈，國是大紅毛。來往風帆便，如山蹕海濤。

詩中描述當時澳門的情況，對澳門可能被西方殖民主義者作為侵略中國的跳板表示深深的憂慮，表現了作者的遠見卓識。此外，《廉州雜詩》、《白鵝潭遠眺》等詩，多次指出殖民主義者對我國的威脅，這在當時，是極其難能可貴的。

屈大均生長在嶺南，對嶺南有着特殊的感情，他遍游嶺南各地，把愛國的情思寄寓于山水水，用如椽的大筆，謳歌嶺南的奇山異水，多姿多采的風俗，其中不乏優秀之作，如《夜上飛雲頂》：

天鷄未喚滄溟日，海蜃先銜若木霞。獨上羅浮最高頂，一聲長笛月光斜。

這是一首描寫羅浮山頂夜眺日出的詩作。羅浮山在增城和博羅兩縣之間，綿延一百多公里，層巒疊嶂，山奇水奇，樹奇鳥奇，風景迷人，為粵中名山。大均二十六歲時曾隱居于此，讀書吟唱，盡情享受大自然的美景。又如《珠江春泛作》：

珠水烟波接海長，春潮微帶落霞光。黃魚日作三江雨，白鷺天留一片霜。洲愛琵琶

分外語，沙憐茉莉月中香。斑枝況復紅無數，一棹依依此夕陽。

珠江是一條美麗的江水，熱鬧的江水，在春天的一個傍晚，作者駕着一葉扁舟，泛游這條大江，深深地陶醉在黃魚、白鷺、月色、花香之中……

作者熱愛嶺南秀麗多姿的風景，熱愛嶺南聰明勤勞的人民，他的一些詩篇，描繪嶺南尋常百姓的生活，如《蕉布行》：

芭蕉有絲猶可績，績成似葛分絺綌。女手纖纖良苦殊，餘紅更作龍鬚席。蠻方婦女多勤劬，手爪可憐天下無。花練白越細無比，終歲一匹衣其夫。竹與芙蓉亦為布，蟬翼霏霏若烟霧。入筒一端重數銖，拔釵先買芭蕉樹。花針挑出似游絲，八熟珍蠶織每遲。增城女葛人皆重，廣利娘蕉獨不知！

詩裏熱情頌揚在嶺南這片神奇的土地上巧施才智、辛勤勞作的織女。《蠶戶》一詩則給我們展現了一幅水上人家的生活畫面，饒有情趣，《刈稻》描寫邊海地區收穫季節的情形，帶有濃郁的鄉土氣息。《秋日自廣至韶江行有作》歌頌劈波斬浪、勇敢無畏的船夫。《韓烈女祠》頌揚不畏強暴、甘灑熱血的嶺南婦女。作者描寫嶺南風情的詩篇，帶有鮮明的地方特色，洋溢着他對故鄉故土的深厚感情。

大均的詩歌，在當時頗負盛名，清人毛奇齡稱其「廓然于天地之間，獨抒顥氣」。超然獨行，當世罕儔。』（《道援堂集》序一）王煥又云：「翁山之詩，如萬壑奔濤，一瀉千里，放而不息，流而不竭。」（《嶺南三大家詩選序》）錢謙益、朱彝尊、王士禛等名家都對屈詩給以很高的評價。大均曾自負地說：『余以《易》為詩，顥倒日月，鼓舞風雷，奔五岳而走四瀆，使天下萬物皆聽命于吾筆端。神化其情，鬼變其狀，神出于無聲，鬼入于無臭，以與造化者游于不測，其才化，學亦與之俱化。』（《六瑩堂詩集序》）他的詩縱橫恣肆，筆力矯

健、氣韻沉雄，寄托深遠，如五古《詠懷·鴻鵠何蒼茫》通過景物、聲響以及一些象徵性的行爲，把一派靜謐、神秘的氣氛烘托出來，抒發其匡復無成、壯志難酬的苦悶心情。七古《南海神祠古木棉花歌》運用比喻的手法，真切生動地描繪了木棉花盛開時的壯麗景象，帶有浪漫主義色彩。七律《望雲州》則是作者于一六六八年帶着失望、惆悵的心情憑吊長城古塞寫下的，在蒼涼沉鬱之中透出一股雄深剛健的氣概。其詩各體俱佳，尤以五律爲特出，如《魯連臺》一詩：

一笑無秦帝，飄然歸澣東。誰能排大難，不屑計奇功？古廟千秋月，荒臺萬木風。從來天下士，只在布衣中！

這首詩作于一六五八年，時值作者離開廣東北游，行至山東茌平縣，登魯連臺舊址，不禁對魯仲連建立的助業產生深深的敬慕之情。此詩雄健豪邁，氣勢縱橫，內容和形式都達到高度的統一，因而稱頌一時。大均的詩歌，風格多樣。其清幽雅澹的五律，尤得唐人神髓。如《攝山秋夕》詩：

秋林無靜樹，落葉鳥頻驚。一夜疑風雨，不知山月生。松門開積翠，潭影入空明。漸覺天鷄曉，披衣念遠征。

此外如《秣陵》、《江皋》等，都是膾炙人口的詩作。

大均的詩論，多散見于序、跋和書翰中，而以《西蜀費錫璜數枉書來自稱私淑弟子賦以答之》四絕句較爲集中地體現了他對詩歌的藝術見解：